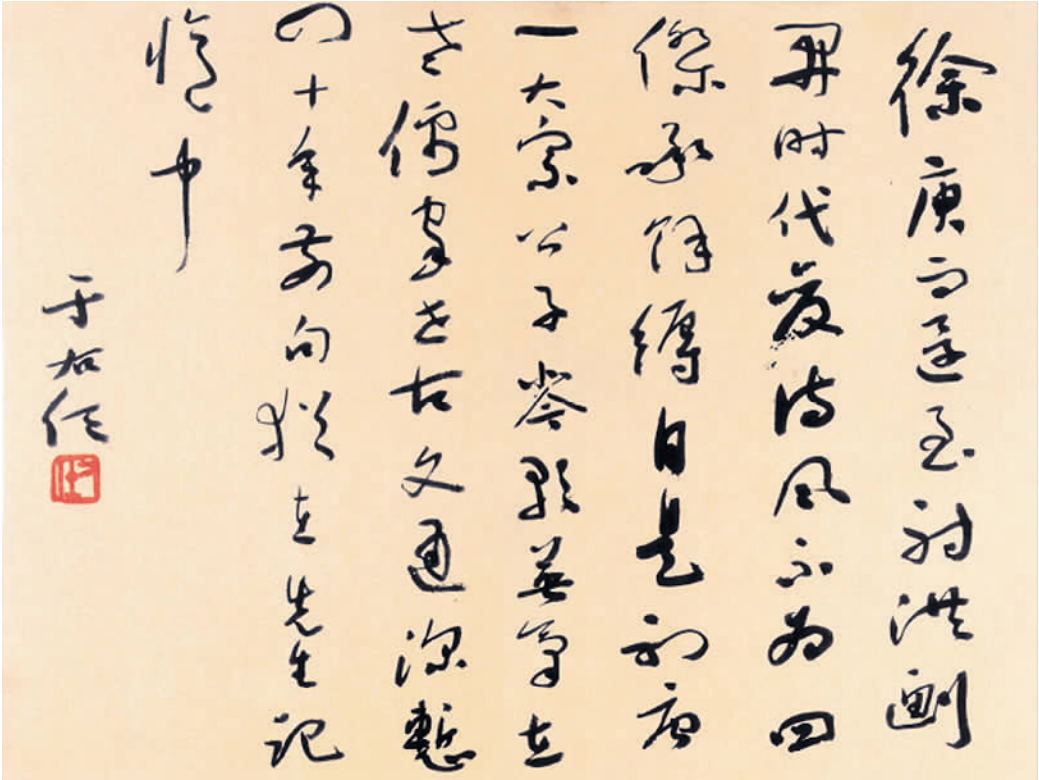


于右任是著名的辛亥革命老人、民主革命先驱、教育家，同时，他又是一位激情满怀的诗人、近现代以来极具代表性的书法家。其书法吸收北碑之精华，加之个人的品质修养和才情智慧，以魏碑笔意入草书，自成一派。日前，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为万世开太平——于右任书法作品展”遴选于右任代表作品百余件，并有部分碑志拓片，多方位展示于右任对书法艺术的探索 and 追求。

于右任 落落乾坤大布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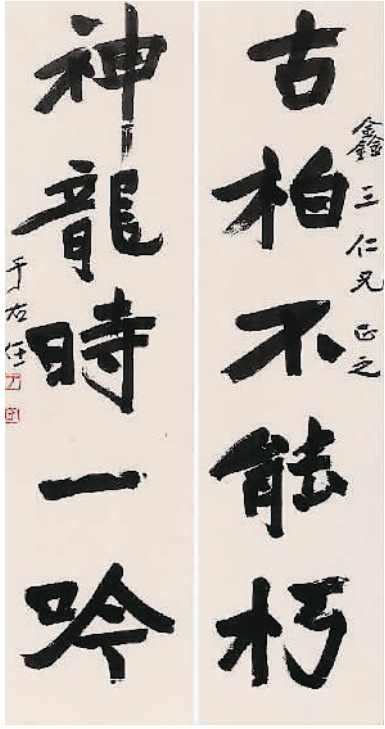
□ 吴为山



徐庾而还至射洪诗稿 于右任书



为万世开太平 于右任书



古柏、神龙联 于右任书

20 世纪书坛，群星灿烂，出现了诸如吴昌硕、康有为、齐白石、于右任以及金陵四老等书法巨匠。他们秉承晚清碑学余绪，或以势胜，或以力强，溯源三代，究心草章，融碑入帖，蔚为大观。

于右任便是其中一员卓荦不群的骁将。他以雄肆洒脱、抗怀希古、傲然自守的独特艺术风貌巍然屹立，尤其是以碑入草的艺术风格，为后代所宗仰。

于右任书法成就的取得首先源于天赋学养。他自幼时即饱读四书五经，熟谙文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洗礼。曾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县学，成为秀才，并与吴宓、张季鸾并称为“关学”余脉。1898 年，于右任参加岁试，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被陕西提督学政叶尔恺誉为“西北奇才”，可见他的传统文化积淀之深。

他的诗文学养之厚，一生写就大量诗文，皆有感时事，忧国忧民，抒修齐治平之理想抱负，呈磊落襟怀，示雅好清节。其诗文境界更为开阔豪迈，得诗文经学之滋养，其下笔自然能脱尽尘俗。

任何一个成功的书家，无论天资多高，如果没有“退笔成家”“池水尽墨”、殚精竭虑、力耕砚田的辛劳，想取得卓越的成就无疑是痴人说梦。于右任曾自述学书：“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可见他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中所用心力之多。于右任崇尚碑学，不仅朝临暮写，还真心搜求了从汉代至宋代的墓志近 400 余方，铭其斋曰“鸛鸯七志斋”，他所收藏的碑石也因此被称为“鸛鸯七志斋藏石”。后悉数转赠西安碑林，为中国书法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立下不灭之功。

于右任于草书尤用心力，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开始研究草书，以碑意入草，熔铸百家，终成其雄肆醇厚、潇洒流落的艺术风格，成就卓然，人誉“三原草圣”。他又致力于草书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创立标准草书社，致力于历代草书系统的整理和总结，确立“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四原则，为草书文字的书写树立规范，惠泽后人。

于右任在书法与诗文方面的成就也得到他同时代一些文化大师和书法家的推崇。林语堂曾说：“当代书法家，当推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人品、书品为最好模范，于院长获有今日的地位，也半赖于其书法的成名。”

从于右任与同时期书法家的交往中，可以了解到他的古碑收藏与研究对其书风的影响。1967 年，高二适为于右任所藏汉石经拓片题跋：“汉石经一方，八分以此为正宗，行笔婉媚，时露清刚之气。闻原石为于某所藏，相与俱作逋逃数矣。丁未寒冬舒父题。”于右任以碑入草，大巧若拙，拓宽草书格局，正得益于他的古碑收藏与研究。高二适在悼怀于右任的《自创草书谱将成，悼于髯》中说：“三原誉我书当家，而我诗书总世譁。髯翁能草我奚疑，我书屈铁非世资。阶下本无狂李白，邦瘁人殁泪断续。古今才略与谁同，今看羊薄老江东。于思于思难再逢。”足见于右任在书法家心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于右任不仅是一个文人、诗人、书法家，也是一个革命家，是赤胆忠心的爱国义士。当年，他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立报》，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活动。于右任将一生戎马文心、赤肝忠胆注于笔端，得正大、雄迈、磊落、浑朴之气象。

北宋大儒张载有千古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道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理想的追求和实践。于人、于文、于书，于右任即是有此高蹈理想与责任担当的践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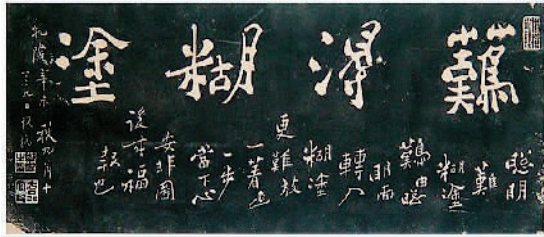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馆长）

徐悲鸿评价郑板桥说：“郑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来最卓绝的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章奇，书画尤奇。观其诗文与书画不仅相见高致，而且寓仁慈于奇妙，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

由国家典籍博物馆与潍坊市博物馆共同主办的“清官板桥，三绝传世——郑板桥专题展”日前在北京举行。展览汇聚了 67 件（套）书画作品及作品拓片。其中，《修城记》诉说其为政勤勉有道，《峭壁兰图》《春风十里》可知其书画脱俗立新，《难得糊涂》则是一番为人处世的境界。

“三绝”彪炳艺林

□ 郭 伟



难得糊涂（拓片） 郑板桥

“扬州八怪”作为 18 世纪中叶中国艺坛崛起的一群巨子，积极倡导诗、书、画、印一体，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文人画，开创一个时代画风先河。郑板桥作为“扬州八怪”的主要代表，凭借“诗书画”三绝的艺术成就自成风采，又身怀“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爱民之心，深受世人尊崇。

郑板桥的诗、书、画创作以“真气、真意、真趣”独步文坛，形成“郑板桥风格”，可谓诗书画“三绝”。

郑板桥作诗文，力求有时代气息，着力反映社会现实。他曾言：“郑板桥诗文，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这种风格的形成，正是以他推崇的杜甫为榜样而努力践行的。郑板桥的代表诗作，如《悍吏》《私刑恶》《思归》等，都是忧国忧民之作。他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诗句，一字一句，道出他对民间疾苦的直面正视和内心深处的关怀。

书法艺术上，郑板桥反对墨守成规，积极创新，敢于冲破“馆阁体”的藩篱。他在《四子书真迹》序中写道：“郑板桥既无涪翁（黄山谷）之劲拔，又鄙松雪（赵孟頫）之滑熟，徒矜奇异，创立真隶相参之法，而杂以行草，究之师心自用，无足观也。”又在《刘柳村册子》中自述其书体：“庄生谓：‘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古人又云：‘草木怒生’。然则万事万物何可无怒耶？板桥书法以汉八分杂入楷行草。经颜鲁公《争座位帖》为行款，亦是怒不同人之意”。

在这种思想下，郑板桥奋发攻书，创出“怒不同人”的“六分半书”。“分书”即隶书，又称为“八分书”。郑板桥的分书，是以隶书笔法形体掺入行楷，使书体介于隶楷之间，且隶多于楷，故称“六分半书”，意即减八分之意。加上他以画兰竹之笔法人书，形成了郑板桥别具一格的书体，被后人称作“郑板桥体”。

50 岁以后是郑板桥书体进入精益求精的阶段，特别是在他去官复归扬州后的十几年，书法得心应手，无拘无束，纵横驰骋，涉笔成趣，“如雪松风松，挺然而出于风尘之表。”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诗书之外，郑板桥又以画坛先锋的姿态留下印记。郑板桥生平喜画兰、竹、石，认为“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写三物与大君子为四美也”。郑板桥借这些美的象征，寄托自己的抱负，阐释对现实生活的感悟。郑板桥爱画兰竹石，也是他亲君子而远小人的明示，例如他说“一竹一兰一石，有节有香有骨，满堂君子之人，四时清风拂拂”。

郑板桥所画之竹生活气息浓厚，一枝一叶，不论枯竹新篁、丛竹枝竹，还是风中之竹、雨中之竹，极变化之妙，经他画来，浓淡枯润，点染得休，挥写自如。“画有在纸中者，有在纸外者。此卷竹竿多于竹叶，其摇风弄雨，含霜吐露者皆隐跃于纸外乎？”欣赏郑板桥的竹作，总觉秀气满纸，笔墨既在纸中又在纸外，引发观者联想。

郑板桥讲究书画融合，认为“书法有行款，竹更要有行款，书法有浓淡，竹更要有浓淡，书法有疏密，竹更要有疏密。”他所作之画，虽不外是兰竹石，但经精心构图、巧妙用笔，辅以挺拔秀峭的“六分半书”，相映成辉。



峭壁兰图 郑板桥

96 岁张功懋 “无问我心”

□ 陈佩珍

日前，张功懋（qu è）“无问我心”个展在上海中华艺术宫举行。展览囊括了他 20 世纪 40 年代至今各个时期的代表性创作近百幅。或许对于公众来说，张功懋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他曾远离画坛，在上海一所普通的中学担任美术老师，也因此走上了不拘一格的艺术道路。

张功懋 1948 年毕业于国立艺专（中国美术学院前身）西画系，与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同窗，此后追随中国现代抽象画先驱吴大羽 40 年，是“吴大羽艺术体系”在国内的主要传承者和推动者之一。吴大羽和他的学生赵无极、朱德群、张功懋等形成的“吴大羽艺术体系”，最大价值就是在现代抽象绘画中注入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中国人独特的情感。

直至今日，张功懋创作欲还很旺盛。有阳光的日子，他心情会格外好，能连续坐着画上几个钟头。张功懋说：“我是搞现代派创作的，画面的结构、色彩、笔触等已经把我的心境和情怀袒露在阳光之下，即使画面中有具体形象，对释读我作品也不过是起辅助作用。绘画是我生活的主要部分，搞创作必须在我生活的情景范围内完成。从这个角度看，就能理解我的绘画创作。”



红蓝绒衣少女 张功懋

“上世纪 90 年代，有人看不懂张功懋画时，他会解释；2000 年左右，有人来到张功懋的家里，理解不了作品时，他还是会解释；到了现在，他已经不会再解释自己作品的内涵。他的创作达到一种忘我的放松状态，他也不知道自己下一张画什么。他在画自己的内心，画一刹那在这个时空的感受。所以这次展览主题叫‘无问我心’。”此次展览策展人奚耀艺说。

油画聚焦新时代

□ 陆思嘉

日前，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江苏省油画学会、苏州美术馆共同主办的“聚焦新时代——中国油画名家邀请展”在苏州美术馆开幕。展览展示出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委员近年来的代表作 76 幅。参展画家是一批在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中成长起来的中坚力量，大多处在艺术生命的旺年，也是各自所在单位和地区的学术主力。

创作是艺术家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艺术家的立身之本。如何创作出新时代优质的新作品，来匹配中华民族大国发展的新成果，是每一位艺术家的时代使命。展览之外，一场以“我的艺术追求”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同期举行。艺术家们围绕“为什么要这样画、新时代对艺术有什么样的要求、怎么去迎接、去走入、去反映这个新时代”等话题展开交流。

油画家杨飞云认为，“在一个画什么、怎么画都已经不再是问题的新时代，画家并不是要拿出不一样的新画面，恰恰是需要拿出新的水平。像齐白石、黄宾虹这样的老人，到了最后，我觉得不是他们的‘新’，反而是他们的‘老’，能够和中国博大的文化接起来再往前走。”



朦胧故乡雪·阳光 孙立新

《中国油画》杂志主编王珉认为，20 世纪初期的艺术大家之所以能在中年以后攀上艺术成熟境界，是因为他们早年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根基，在面对西方艺术时能够更好地融通。“我感到，由于视野受限等先天不良，我们这辈人缺失了很多东西。”他建议年轻的艺术学生，注重摄取中国传统文脉精华，尽早建立起自己的审美趣味。